

## 「色·戒」之間是一顆「異星」

硯香

陪歡場女子買東西，他是老手了，祇一旁隨侍，總使人不注意他。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，不過有點悲哀。他的側影迎著檯燈，目光下視，睫毛像米色的蛾翅，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，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……

看完李安得到國際影展的首獎之作「色·戒」，回頭再來重新細讀這篇同題的張愛玲原著，才驚覺她真是文字藝術的一流高手！像小說中這一段描述在電影裡或有類似意思的表現，當然並不如小說，而且看過電影，再透過文字性深入和細膩描繪，兩相對比，才終究明瞭女主角在那千鈞一髮之際，救這男的一條命，她並沒想到別的，純然是出於一片女性天生的悲憫，憐愛與不捨之情。只是作者不採直敘或旁敘方式，卻將女人自己的心意，投射到燈光下那男人的臉部，然後再把它回向投射到男人自己的心中：

這個人是愛我的，她突然想，心下轟然一聲，若有所失。

太晚了。

店主把單據遞給他，他往身上一揣。

「快走，」她低聲說。

電影中最多只能演出，她毅然決然要救他突如其來的發心，但那一份純情至愛在他倆之間，來回穿梭，反復投射，以及「太晚了」還是要他「快走」；她抵死纏鬥心理層面的呈現，還是有賴文字上多重的指涉，暗示和隱喻效果。沒拍成電影以前讀此小說，或許因為沒有影像的對照，似乎還彰顯不出這段描述的深刻感人，和其中隱含的玄機，這都不是表演藝術能做到的。

真想不到，李安拍這部影片的功效之一，似乎是凸顯了文字藝術的魅力及其無可取代性，也替小說家張愛玲再戴上一頂光鮮亮麗的冠冕。

這不禁令人想起四〇年代好萊塢經典電影「亂世佳人」和其原著《飄(Gone with the Wind)》兩者之間，有著互為輝映相得益彰的效果。費雯麗在電影中賭氣摔花瓶，驚醒了在沙發背後午睡的白瑞德這一段，簡直把原著中郝思佳性格演得唯妙唯肖，而到無可挑剔之地步。

張愛玲收入《惘然記》一書的這短篇小說（色·戒），算是她的後期之作，當然也有她一向的水準和特色，也是寫一個她最擅長於的，極不尋常的愛情故事，以四〇年代中日戰爭時期，在香港和上海吸收一些愛國男女青年的地下組織活動為背景。李安把它拍成電影，故事背景和主要情節幾乎完全跟原著一模一樣，連幾個要角的姓名都照用原著裡面的。華人世界的「張迷」很多，而這片中的幾場驚心動魄的床戲，即使非「張迷」的人也會著「迷」的，加上整部影片的製作和演出如此賣力，又有現今影藝科技的推陳出新，以及跨國企業行銷網的加持，使得「色·戒」影片轟動一時於媒體，叫好叫座於影藝界，並不令人意外。

看電影當然是看熱鬧的人多於看門道，看小說又何償不如此？張愛玲自己就說過讀《紅樓夢》，多半的人不過是愛慕羨煞書裡描述窮奢極侈，目不暇給的豪華

排場。(色•戒)雖是個短篇小說，但其地域特色，時代風情和歷史意義卻架構出一個引人入勝，相當盛大可觀的排場，這可能就是李安要把它搬上銀幕的著眼點。短篇小說而有大河小說的排場，這又不得不歸功於張愛玲的筆下功夫了：

麻將桌上白天也開著強光燈，洗牌的時候一隻隻鑽戒光芒四射……酷烈的光與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邱壑，一張臉也經得起無情的當頭照射。稍嫌尖窄的額，髮腳也參差不齊，不知道怎麼倒給那秀麗的六角臉更添了幾分秀氣……

二話不說，張愛玲一劈頭就亮出了故事中那要命的光芒四射的鑽「戒」，以及最後將自己青春的生命犧牲在那「戒」字中間的，愛情十字架上的女主角王佳芝。

故事的時代背景，張愛玲祇須從汪精衛政權下，官員太太們時興在黑氅翻領下面，用一根粗大金鍊條，「雙行橫牽過去釦住領口…」，然後，她似乎漫不經心地加上三言兩語，就把當年上海整個政局，經濟和社會動盪不安情勢，做了重點式的交代與整理，最後還示出了作家自己非一般見識之精微的觀照，比如汪偽政權下官太太的眼裡，還是對重慶方面像宋美齡這樣的「正統」官夫人心嚮往之，也因此以仿效她當年經常的外出服——一襲黑大氅裝束為榮。

左右首兩個太太都穿著黑呢斗篷，翻領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鍊條，雙行橫牽過去釦住領口。戰時上海因為與外界隔絕，興出一些本地的時裝。淪陷區金子畸形的貴，這麼粗的金鎖鍊價值不此，用來代替大衣鈕扣，不村不俗，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搖過市，因此成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。也許還是受重慶的影響，覺得黑大氅最莊嚴大方。

偽政權下的大員和官太太們，在國難的戰時過著奢侈虛華的生活，其實心中是忐忑不安，暗影重重，無法自我肯定的，他們似乎也要披上一件「莊嚴大方」，象徵正統的重慶精神黑大氅，在裡面躲著自己的身體，才覺得安全一些罷。

張愛玲最抓得住類似這些微妙的心理，但她從來不是直接點出，也不是閒接暗示，甚至不是旁敲側擊點到為止。對於某種人的外貌和性格，尤其心理狀況的描述，她總也不當一回事那般幾句輕描淡寫，閒話家常，嘴角春風似地就能把一切搞定，而其效果之透徹與精采，並不下於一篇大格局的專題論析。

小說開頭，太太們在麻將桌上打牌，易先生站在易太太背後看牌，張愛玲說：

房間那頭整個一面牆上，都掛著土黃厚呢窗簾，上面印有特大的磚紅鳳尾草圖案，一根根橫斜著也有一人高……西方最近興出來的假落地大窗簾……人像映在那大人國的鳳尾草上，更顯得他矮小，穿著灰西裝……鼻子長長的，有點鼠相，據說也是主貴的。

「色•戒」小說的兩個主要場景；易公館的麻將桌，還有就是街口一家神秘兮兮的印度人開的珠寶店。男女主角都從易公館出發，來到這家男女兩人生死交關的小店舖。想不到「美人臨時變計放走了他」，他逃回易公館，麻將桌上的太太們還在等著王佳芝說好要請客的，但她和那些同夥卻被「一網打盡，不到晚上十

點鐘統統鎗斃了。」

小說臨到結尾，易先生喝著女佣倒來的茶：「他在茶碟子裡磕了磕煙灰，看了牆上的厚呢窗簾一眼，把整個牆都蓋住了，可以躲多少刺客？他還有點心驚肉跳的……明天記得叫他們把簾子拆了……」

在戰時的上海舶來品缺貨，易公館卻裝璜有如此豪華的厚呢落地窗簾，但特權階級的奢華生活都不過是虛有其表，是假的，窗簾背後不是落地窗，不過是一面牆，而且到頭來，那背後「可以躲多少刺客？」但，這些微妙意思，畢竟還是經由文字藝術的精心佈局，才能傳達透徹。

雖說聲色犬馬排場的浩大，目前恐怕沒有什麼比以先端科技為後盾的電影製作效果，更叫人觸目驚心了，但大排場其實還是靠一切無微不至細節上考究，氣氛的精心刻意營造而成的。而著重內心戲的愛情故事要想尋幽探密，往裏挖深，剖析精微，則電影的排場與先端科技步數，或任何特殊效果，就只能靠邊站了，恐怕也都沒看在張愛玲的眼裡：

『六克拉。戴上試試。』那店主說。

他這安逸的小鷹巢值得留戀。牆根斜倚著的大鏡子照著她的腳，踏在牡丹花叢中。是天方夜談裡的市場，才會無意中發現奇珍異寶。她把那粉紅鑽戒側過來側過去地看，與她玫瑰紅的指甲油一比，其實不過微紅，也不太大，但光頭極足，亮閃閃的，異星一樣，紅得有點神秘感。可惜不過是舞台上的小道具，而且只用這麼一會工夫，使人感到惆悵。

故事發展到這裡已是緊張萬分了，只見電影導演李安磨刀霍霍，暗殺行動部署就緒，危機四伏，正面臨這對男女你死我活，分秒必爭的這一刻……但是，文字「導演」張愛玲卻還老神在在，好整以暇，從容不迫，把鏡頭慢條斯理移動，移向女主角「牆根斜倚著的大鏡子照著她的腳，踏在牡丹花叢中……」

這面斜倚在牆根的大鏡子，在前面三頁的行文內已有伏筆點出：「……還有一面橫額式大鏡，上畫彩鳳牡丹。閣樓屋頂坡斜，板壁上沒處掛，倚在牆根。」

從此小說也踏進了牡丹花叢中，能無意中發現奇珍異寶的，天方夜談裡的市場：小說已伸進了詩世界；不起眼的珠寶店變成了「小鷹巢值得留戀」，那顆六克拉的鑽戒又究竟是什麼呢？它的顏色，「與她玫瑰紅的指甲一比，其實不過微紅」，所以它雖不應該屬於「色」的世界，「但光頭極足，亮閃閃的，異星一樣，紅得有點神秘感」，倒像世間男女的愛情。

而這隻六克拉的鑽戒，到頭來，又「可惜不過是舞台上的小道具，而且只用這麼一會工夫，使人感到惆悵」，因為不久它的擁有者就被鎗斃，也可以說為了純純的愛情而捨身取義，而步入了「戒」的神聖世界。

「色•戒」的左邊是俗界，右邊是聖界，居中的是「異星一樣，紅得有點神秘」的愛情：「六克拉，戴上試試。」

